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四十八回 謝仙女弄神呈幻戲 冷海棠抱病補詩鐘

碧霄道：「好景無常，新歡有幾。吾們今日的快聚，是難得的。若要做詩，我們可以再約一日，到那裡賞菊去。我來做一個東道主人，今日我們大家有什麼本領，獻些出來，敬敬花神，就算敬了自己。大家搬到大殿上去好不好？」喜珍、素秋、月仙笑道：「你們有本領盡管獻去，我們只得好看。」雙瓊笑道：「我知適才大家要奏技，只好把機器戲給你們看。」碧霄道：「不能做，盡管隨意。倘有一技的，總要獻些出來。」珩堅道：「好。我來畫一張寫意的花神聚宴圖。」秀蘭道：「我來題詩。」珊寶道：「我來舞。」正說著，只聽得正殿上外邊豁喇一響，響過後，音樂飄空。小丫頭來報：「屋脊上有一朵紅雲，雲中似有一位女仙樣子！」眾人大為驚異，一齊走出來。向空一望，果然紅光燦爛，一個仙女在那裡，負劍冉冉而立，相去數丈，卻看不清楚面龐。眾人知是仙靈，於是大家迴廊叩首，並請問大仙姑姓名，那仙人也連忙在雲中還叩，道：「別來半載，眾位奶奶姑娘已不認得麼？我是碧姑娘的丫頭，雲倚虹是也。知眾位今宵獻技，奉太君之命，特來助興。」眾人大喜，碧霄、韻蘭連忙招呼他下來，倚虹笑道：「久棄下方，不履塵土。兩位姑娘都好麼？婢子參拜叩首了。」只見倚虹又跪著，韻蘭諭他免禮，說：「你既不來，請問現在何處作何勾當？」倚虹道：「婢子係百花宮玫瑰仙子，現居離恨天。各位都是那裡人物，同這裡花神祠的職銜一些不差。蘇姑娘是那裡的總花神，姓汪，號幽夢靈妃。唐朝武則天時候，曾經謫降一次。他的宮殿，十分體面呢！」舜華道：「姊姊當日，到底怎麼樣的受辱呢？」倚虹道：「既往不咎，來者可追。現在蘇靈妃的境遇，是極盛的時候了。不日還有一件喜事，但好景無常，前因易味。天下的事有興必有敗，有盛必有衰，禍福相倚，樂極生悲。但願格外留心，照理行去，自然可登彼岸。湘姑娘是不用說了，就是蓮姑娘滿了塵緣，也便可證果。其餘奶奶姑娘，都是有根行的人。」佩纈、月紅、幼芳、喜珍都道：「你去子，我們也難得會了，你把我們的結果，逐一說說。」湘君道：「這個倒不必問他，我們隨緣做去，自然得了終身。」倚虹道：「太君向我說，有一句口訣，請教眾位參詳。」素秋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倚虹道：「說也不懂字義，就把我這口單劍贈給凌霄姐姐罷，上面有小字，請大家看便知道了。」說畢，把背上一口單劍連鞘解下來，向地下一擲，只見紅光一道，轟然一聲，那口劍已落在凌霄門前，香氣蓬勃。凌霄大喜，連忙拾起來，仰看倚虹，已不知那裡去了。大家十分驚異，便進大殿來。簇在一處看時，碧霄認得是倚虹平日所用的海青劍，那劍鞘上已另行鑄著幾字，是謹贈凌霄仙姊，遂把劍拔出來，只有「海青」二字，並無別字。碧霄道：「他說有小字在那裡呢？」文玉道：「你看鞘裡頭有什麼？」素雯便把鞘在燈上一照，說道：「裡頭好似有個紙粘兒。」霞連連忙拔了支金簪，在裡頭剔出來，果然有一個字條兒，是蠅頭小楷，上寫著道：鳳一行，眾芳歇。三竺魂，孤墳魄。斷弦琴，望夫石。有假心，無定跡。帳中兵，馬上血。

惡姻緣，三生孽。歷茫茫，塵天劫。否泰交，露新月。一笑逢，朝金闕。斷腸碑，常不蝕。

原來是二十句三言文，湘君看了歎氣，蓮因雖又新犯塵緣，但向來修持甚密，故尚知此中約略，也在那裡同碧霄眾人見句意不好，大家議論，也不知道什麼意思。問問湘君、蓮因，那裡肯泄漏元機。凌霄大叫道：「不要猜這啞謎了，雲姑娘贈我這一口劍，我來舞一回，你們看，馮姑娘指點指點，好不好？」碧霄道：「極好。你替我舞罷，我這回不能舞呢。」眾人知他為坐喜的緣故，於是大家到正殿前台階上來。韻蘭的瑟，雪貞、萱宜、蓮因、幼青的琴，柔仙的篋篋，佩纈新學的箏，文玉、素雯的琵琶，雙瓊的機戲，玉田生的倭刀，珩堅、秀蘭的文具，燕卿、小蘭的笛，均差人去取到，放在後面桌上。於是先看凌霄舞劍，雖不及碧霄工夫，卻也可以去得了。碧霄在旁一一指點，說：「你這後來一套解數，是下下乘，不可學的。舞劍之學，雖心企萬象，橫絕太空，身在此地心在遙天，一意貫注，方臻神妙呢。」凌霄默然，雪貞要看他輕身之法，馬利根也同凌霄說了，凌霄便把劍交給丫頭青雁收好，自己脫了外衣，把褲管紮縛了，穿著銀紗窄袖緊身小夾襖，束了一條繡鸞帶，手上的金釧，都退去了。台上本有一條白棕繩，直通至庭心兩根高木桿上，木桿東西各一根，當中一條粗麻繩，台上一條棕繩，繫在這根繩上，是剛才做戲用的。凌霄走近戲台，縱身一躍，直到台上，打一個筋斗，踴上鐵條，兩手緣行，居中坐在上面，手也並不握著，眾人替他危險，俊官叫道：「姑娘仔細。」柔仙笑道：「他有功夫，不要緊的。」

話未說完，凌霄將身一聳，已立了起來，復蹲了一蹲，雪貞道：「啊呀，險極了！」忽見凌霄同燕子一樣的一飛飛到白棕繩上，把兩手握著繩子，緣到當中一根繩上，坐在一根短木橫架上。木之兩端，均縛著繩的，凌霄向著眾人微笑。眾人靡不喝采，喜珍笑道：「原來他有這等絕技！」忽見凌霄在橫木架上立起來了，拍著兩手歌道：

凌風兮昇天，飄飄兮飛仙。雲舒霞卷兮，鸞鶴迴旋。羅袂偏反兮，直上太華之顛。

歌聲朗澈，不啻落珠玉於九天，聽霓裳於月府，正在稱贊，忽見他一失足，倒栽蔥一交從架上直跌下來。蘭生、秋鶴急叫道：「阿呀，不好了！」喊叫未完，只見他兩瓣金蓮，鉤住架上，把身子倒垂在下面。眾人被他這一嚇，冷汗都嚇出來了。心中霍霍的替他鹿撞，見他仍舊鉤牢，遂拍掌叫好，忽見他把兩瓣蓮足，在繩上倒跑起來，近鐵條，把身子向上一提，已鉤在鐵條上了，方才從容下來，笑臉盈盈，並不氣喘，眾人大家稱賞。蘭生笑道：「可惜碧霄嫂子這回不能舞劍，否則更好看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們大家也去獻醜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你是總花神，應該比我們的技藝好些方配。」韻蘭笑著也不理他，於是各美人分占座頭，鼓瑟的鼓瑟，彈琴的彈琴，書畫的書畫，篋篋的篋篋，箏笛的箏笛，琵琶的琵琶，滿堂音樂，盈耳洋洋。韻蘭的大八音琴，也取了來開著，馬利根在那裡鼓弄風琴，一時滿殿花光，耳中目中，便是《紅樓夢》大觀園中，也未必有些富豔繁華。除非廣寒宮中，瑤池會上，或者有此光景。大家玩了兩三刻工夫，書畫方完，仙音罷奏，蓮民因身子不好，聽柔仙弄宛篋篋，說了一回私話，便去睡去了。

秋鶴、蘭生兩個人，樂到無可不可，就請教雙瓊的機戲。那一套在第十六章業已表過，此處不題。又有一套，一個徑尺鉸片筒，把他打開了，放在台階上，大家坐了看他，只見飛出兩隻仙蝶來，作純白色，在空中飛舞。少頃又飛出一對綠蝶，少頃又飛出一對墨蝶，於是黃蝶、米蝶、青蝶、點花蝶，共飛出來七八對，花團錦簇，羽衣翩翩，最後兩隻大蝶，其巨若箕。一銀紅色，一紫紅色，飛入小蝶中。各小蝶紛紛圍著，或上或下，或右或左，或後或前。雙瓊又放了紅綠兩色的電光，把眾人的眼都看花了。湘君命舜華拿了一個拂塵來，手中執著，危坐在上邊，口中喃喃，不知念了些什麼。眾人只向庭心看著，那裡去管他，惟蓮因、秀蘭心知湘君有異，也不去說破。大家正在喝采之際，忽聽嘹唳之聲，半空中來了仙鶴一雙，口銜一個燈匾，飛在庭心。離地十餘丈，屹然不動。眾人大家驚異，仰著首向上看時，燈匾上乃是「花好月圓人壽」六個大字，於是震駭非常。忽又聽仙樂之聲，湘君假意笑道：「恐怕有神仙來了，我們大家應當肅立。」說著把拂塵向空一擲，霎時間變成一座金橋，金光燦爛，直通到霄漢。雙瓊的彩蝶，也無心看了。果然兩隻仙鶴，緩緩的飛下來些，湘君命眾人靜看，不可交頭接耳。定著神看那仙鶴集在橋上，便有許多仙女，每人執著錦繡燈牌一對對的，在橋上分級而立。那前面一個燈牌最大，寫著「萬花總主」，前面還有一對牌上寫「左侍萱花仙姑，右侍珠蘭仙姑」，後面的燈牌上，是水仙仙姑、荷花仙姑、菊花仙姑、梅花仙姑、酴醾仙姑、芍藥仙姑、海棠仙姑、芙蓉仙姑、碧桃仙姑、牡丹仙姑、桂花仙姑、木香仙姑、鶯粟仙姑、凌霄仙姑、素馨仙姑、繡球仙姑、辛夷仙姑、杜鵑仙姑、玫瑰仙姑、石榴仙姑、山茶仙姑、玉蕊仙姑、梔子仙姑、蓼花仙姑，凡十二對，共二十七位仙女執著。那仙女生得千嬌百媚，富麗莊嚴。韻蘭、素秋是忠厚的人，便要跪叩。萱宜笑道：「這是湘姑娘的幻戲兒呢。」

話未說完，只聽下邊雙瓊所放的彩蝶筒裡，呼呼數聲，放出數道煙火來。這個青煙，先把這座金橋迷住了。那煙火是各樣的花，這個筒名百蝶萬花筒，花也分為各色，噴高五六丈，約五六分鐘方才放完，那金橋仙女都不見了。此是湘君障眼幻戲，園外都不能見的。眾人大家歎為觀止，遂請玉田生奏技。玉田生取八柄柳葉短飛刀，走到台階上來。庭心裡豎了一塊三尺寬一丈長的杉木

板，板前豎一根五寸徑，五六尺長，龍須草紮成的小柱。玉田立在台階正中，先把兩柄刀在上邊一上一下的接擲，既而添了兩柄，直至八柄。添完，但見一座刀光山，人也看不見了。擲了一回，嘎然一聲，兩柄刀飛去把草柱截了一段，既而又飛兩柄，又截去一段。凡八柄刀截了四回，離身三丈遠的草柱都截完了，把刀仍舊收回，又齊飛起來。初起頭霍霍的閃爍，既而融成一片，忽然變成一排的光，直飛到板上去。叭噠一聲，八柄刀一字兒鑽在板上，眾人大家喝采。五田生滿面笑容，聲色不動，回到座上。凌霄、碧霄更加佩服，擁著玉田，再請他飛刀。玉田笑道：「再飛也不過如是。」碧霄一定再要飛，玉田卻不過情，叫把刀再取來，把這板橫鋪在階下，於是又一上一下的飛起來。飛到極忙之際，又聽霍然一聲，變成一道白光，倏然環在空中，如虹橋一瞥。只聽得颼颼瑟瑟一道白光，落在板上，將八柄刀攢聚在板上如一朵菊花，韻蘭等無不稱奇，道：「果然厲害！若在陣上，不用炮火，這個刀還能抵當麼？」玉田笑道：「這是玩意兒，那裡上得戰場？」說著大家歸坐，佩纒命把這些東西收拾，珩堅道：「各位的絕技，都拜領過了，不過便宜了碧丫頭，將來恭喜過了。你不把你的劍術給我們玩，我不依。」喜珍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散罷。雪丫頭還是回去，還是住在彩虹樓？」雪貞笑道：「我同雙妹妹都住在彩虹樓了。」蘭生道：「我也住在這裡了。」霞裳道：「太太方才再三吩咐，叫我同你回去的。你又貪頑了，仔細太太同我淘氣。」蘭生一想不差，只得回去。於是大家離座，不過佩纒、秋鶴、蓮因在那裡，監督收拾排場。眾人坐轎的坐轎，乘車的乘車，紛紛回去。韻蘭、月紅、小蘭及侍紅等回幽貞館，湘君、舜華回漱藥■，燕卿回鬧紅樹，文玉回棠眠小筑，秀蘭、紉芳回寒碧莊，柔仙、凌霄回桐華院，珊寶回延秋樹，素秋、碧霄、雙瓊、雪貞、玉田生、馬利根回彩虹樓，素雯回韻香館，幼青回綠芭蕉館。

次日是開門祠的日期，隔夜倚虹前來，外邊已轟傳四處，說花神祠果有靈感，天上特差仙女前來，因此來的人愈加多了。祠中特僱一班優人演戲，並有巡差在彼處彈壓。花神祠西轅門也開，頗有人入內遊玩。韻蘭為籌費起見，另派人在園內伺候。天香深處，先數日已堆了兩座菊花山，任人賞玩。於是韻蘭議定園中房屋，不取租金，惟願住園中者，但許靜候從良，不准接客。那柔仙的假母馬氏，便為難起來。柔仙心裡要嫁蓮民，而不能自主，囑蓮民以後勿再前來，使馬氏心冷，便容易講價。蓮民本來抱病靜養，二則囊橐蕭條，就守戒不去。有時看見柔仙，彼此故意避著，馬氏便想把柔仙搬出園去，所有以前欠的房金百餘元，便托辭不付。碧霄知道馬氏不能長久，便催秋鶴任義替他速為料理。玉田生回國去了，素雯、燕卿又大家不合起來，彼此竟至攘臂。燕卿還有幾個舊交，尚須往來，況現在韻蘭的新令，也不能恪守。燕卿便借了這個緣故，搬出園中，在外租屋另住，而心中深恨素雯，必思報復。素雯曾欠二千債項，係燕卿經手，燕卿遂唆使人去索，素雯無可抵當，只得從良。有一個姓葉的武員，要想娶他，願出嫁費三千金，素雯雖不知性情，但熟客往來，已經三載，便同韻蘭商量，韻蘭道：「我們這個事業，本以從良為宗，他既是武官，你去之後，但能生了一子，便可出頭。你自己想想，可嫁即嫁，年紀已不小了，若耽誤機會，恐怕後來難呢！你不信，可到紅廟裡觀音菩薩那裡求籤。」素雯點頭稱是，當日又談了一回，便各散去。到了次日，素雯備好了香燭錢糧，到紅廟去。但見人山人海，有求子的，有求名的，有求財的，有還願許願的。素雯焚香叩禱已畢，取了籤筒求得一籤，乃是中中。其句云：

恩愛夫妻，如魚得水。深而又深，餘卻一子。

素雯得了這籤，歸計遂決。十月初五，便嫁了葉姓，把夙債都還清了。嫁去之後，便得了喜。豈知這位姓葉的，是極殘忍的人，娶了兩位如夫人。一個被他殺死，一個被洋槍轟死。素雯初到，尚被寵愛，後來漸漸的暴虐起來。大夫人見他坐喜，竭力保護。葉姓適因從征出外，素雯始得相安。然已被他把利刀截去了右手拇指，請西國醫生醫好。到明年七月生了一子，武員回來，心中頗喜。不到半月，又因細故反目，竟把素雯在水缸中浸了三日，絕食致死。此是後話。

自花神祠公祭後，光陰易過，又是十月初旬。蓮民舊疾未愈，柔仙又得了痢疾。蓮民要去探望，走到漱藥■門前，看見柔仙同一個客人，後面跟了馬氏，立在柳蔭下講什麼呢。蓮民不能上去，四目相視，馬氏便同柔仙及客人進去了。這晚蓮民回來，十分難過，增了咯嗽之症，便寫了一封信要想寄去，又恐柔仙見了，反為不美，更加憂慮。過於一日，得柔仙密信，叫他不用過去張望，但催秋鶴、任義、碧霄、韻蘭四個人，速為設法，我近來日日與馬氏爭鬧，使他厭極了，自然肯讓嫁人。蓮民便來與秋鶴婉商。豈知碧霄、素秋要搬回寶應，秋鶴一無空日，安慰他一番：「等寶應回來，必有法兒，你雖不去見子虛，我來出場。倘馬氏索價過昂，便把柔仙發堂擇配。」蓮民心中稍為安適，九月二十八日，韻蘭在幽貞館賞菊。因下元日芝仙差人來接珩堅，到浙江住，所以韻蘭便借此送行，又把燕卿請了來，素秋等又都來聚了一天。佩纒趁此開了一社，月仙、蓮民病瘵，柔仙病痢，伯琴病雖愈，而喜珍又患產後，均不能到。柔仙那裡有回條來，告謝韻蘭，其略云：

韻姊如晤。刻接手柬寵招，且感且愧。妹本欲前來，奈四五日來忽忽不樂，兼得河魚之疾，奄奄倚枕，正怯秋寒。寵約持蟹，窘不能赴。命薄於紙，愁迷若因。簾捲西風，真比黃花憔悴。撮合之舉，眼睜睜望日如年。乞早作良圖，以防中變。仲郎處乞為寬慰，冷海棠苟延殘喘。總望三生石上，連理枝交。若果天不相憐，鴛鴦驚夢，亦惟有一死以待來生耳。仲郎送來茄楠香珠痢疾丸，為惡鴛鴦命冒收。昨日查知，始向取到，殊可恨也。馮碧姊有暇否？聞即日將回寶應，鍾情姊妹，相見無多，幸請常來談心，以補後日相思之苦。今日詩社，必當別有新吟，惜愁病纏綿，不能躬與其盛。倘能病起，再當補作一題，追隨驢尾，如何？

冷海棠仗枕上福

眾人看了這信，到替他傷感。珊寶道：「這封信不用給蓮民知道，韻丫頭替他催秋鶴趕緊就是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不識得秋鶴麼？不好同他說麼？」珊寶笑道：「我偏要你催。」碧霄道：「我這幾天料理行李，不能閒，明日我們去望望他。」說著，小丫頭送上姜醋來，每人門前裝了四個蟹，兩個團臍，兩個尖臍，秋鶴、介侯一班在彩蓮船吃蟹，燕卿命把雄蟹多裝幾個去。文玉笑道：「你看他沒良心，自己要吃團臍，把尖臍給別人吃。」燕卿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，介侯吃蟹，只愛蟹螯同蟹腳，不吃蟹身的。」珊寶笑道：「嘎，原來為私愛相好起見，但是多送些醋去才好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介侯是不吃醋呢，不然，為什麼薦了知三呢？」湘君笑道：「我不信，難道知三和他是同幹……」

尚未說完，被燕卿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你們這班不得好死的小蹄子，串通了，把我來開心！」文玉笑道：「不用說了，燕姐姐猴急了。今日要舉詩社，還是好做詩罷。」當時韻蘭又命人送了十幾個螃蟹給吳太太。佩纒已剝了一籃子的黃，送到韻蘭面前。湘君笑道：「這是平兒孝敬鳳姐的典故，你把醋多倒些。」韻蘭光喝了半杯酒，一面吃筐子裡的蟹，一面鼻子裡哼道：「並不是誇口，從來並沒有和別人吃過醋，他信便請教，不信由他去。」此時紉芳、舜華、琴娘、青雁、暗香、雲綃、鶯兒、玉憐、明珠、柔兒、金姐、素秋的丫頭綠香、雪貞的丫頭抱玉，各剝了黃，給主人吃。蓮因吃素，只吃素菜。俊官也請到了，眾人問了柔仙的病勢，無不歎息。俊官也心中悶得很，喝了幾杯酒，便又剝了一般黃，送韻蘭吃。勉強笑道：「婢子是總仙姑右首的侍兒，左侍既服侍得仙姑，不敢不孝敬！」說得眾人笑了，佩纒道：「我們詩到底做不做？」雙瓊身弱，且新近發了一回肝氣，所以吃了一個蟹，便不吃了。聽得佩纒說，便接口道：「什麼不做，我前日看見一本書，名曰：《詩鐘》，都是兩句對的，七言詩句，有兩個法兒。一個是每句嵌一個字的，一個是每句詠一物，或一人，以工致為上。我們今日何不就玩這個？」佩纒道：「我本來擬詠詩鐘，既這麼著，請大家擬起題目來，就先做詠物罷。每詠一聯，以寸香為度，過了便不算。即有佳句，也不錄取。」秀蘭道：「甚好。」於是大家擬起題來，限物名、人名、地名、書名四項。擬好了，寫了短紙條上，分放在兩個竹筒裡，用銀箸夾出來。一面催吃了飯，盥漱畢，撤去碗碟，隨意喝了香茶。凌霄道：「你們去做詩翁，我們不做詩的，到彩蓮船去鬧。」他們遂約了綠香、鶯兒、柔兒一班去了。這裡佩纒替眾人在筒中夾出題目來，每人兩題做一聯，以寸香為度，香盡交卷。眾人大家將題目看了，便各自吟哦起來。到了寸香燒盡，都已交卷。有做兩聯三聯的，佩纒只許每人一聯，同俊官替他們錄出，把自己的也寫了出來，交待紅拿到彩蓮船評定，再拿過來。凌霄也跟了來，說：「這麼兩句，容易得很呢！你們給我兩個題目，我回去叫柔丫頭做去！」俊官道：「我也要回去了，同向姑娘攜了一回去！」韻蘭道：「停一回，你把我們做的，都取去給他看。他若有精神，便把我們這些題目都做一聯，也不要緊。」凌霄道：「你們把方才各人的原稿交給我帶去罷！」紉芳道：「也好。」便一齊交與俊官。凌霄道：「稿雖帶去，題目

不好重復的，你把杜麗娘潑器盆、曹植碧筒杯，四個題就是了。」俊官遂匆匆去了。湘君等遂把評定的詩鐘看，第一名珩堅，第二便是雙瓊，幼青考了殿軍，倒也並不在意。珊寶笑道：「好厲害，姑嫂二人占了狀元榜眼。」湘君、蓮因笑道：「大家來公讀罷！」於是彼此擁在一處看道：

張敞 蛾稜寫樣雙彎綠 珩堅
美人睡鞋 鴛被銷魂一捻紅

佩纒笑道：「題目也好，對也實在工致豔麗，不愧第一了！」韻蘭道：「做這等句子，最須典雅工致，有一字平仄不調，對仗牽強。干支不對干支，卦不對卦，彩色不對彩色，便不好了。」珊寶、湘君道：「須刻露為上上，見了句子，便知道題目，便算工夫。」秀蘭、蓮因道：「就是作詩，我也不喜平仄不諧之句。雖是古拙，總不好讀。一三五不論，都是藏拙之說。」雪貞道：「看下回罷，不要議論了。」於是又看道：

二喬 雀台春鎖風難寄 雙瓊
搗衣砧 蟀院秋寒月自明

燕卿道：「好個蟀院秋寒月自明！把搗砧做得融化極了。」文玉道：「你現在搬去了，我夜夜憶你，也有這個光景。」說著眼圈兒紅了，燕卿道：「沒得這個浪婦，同我作對，好姊妹誰願意分開來？現在他嫁的老公，我打聽得也是無常性的，又躁急，又殘刻，他將來不得好死！」幼青是素雯莫逆的，聽燕卿毀素雯，心中便不自在，因冷笑道：「燕卿姐姐，把素雯姐姐恨到這分兒？」燕卿道：「噯，除死了方肯忘記。」珊寶恐怕說出氣來，便道：「不許講心事，看完了，再說罷。」遂念道：

自鳴鐘 報晷一機行晝夜 韻蘭
董仲舒 下帷三策建天人

燕卿道：「工切之至，如白香山詩，老嫗都解了。」下面是：

孫康 冬夜讀書常映雪 素秋
紙鳶 春郊飛影快凌風

秀蘭道：「以上的兩聯都好。」又看下面寫的，韻蘭眼快，便把題按住了，說道：「你看這兩句做的什麼？」碧霄看道：

仙漿合享溫柔味，官韻還聯伉儷緣。

秀蘭笑道：「下句定是吳彩鸞，上句總是婦女用的穢東西。」看填的名是燕卿，韻蘭便把手放開，秀蘭一看，下聯不差，上聯是月經布。便笑道：「誰促狹，出這個題目？」幼芳道：「燕姑娘自己出的呢！」秀蘭道：「也罷，輪著他，叫他自作自受！」燕卿笑而不語，眾人又看下邊的道：

壽字香 心瓣如焚都曲折 湘君
戴宗 腳根快走肯遲延

珩堅道：「在神行兩字上著想，也算匪夷所思。」又看下面道：

電氣燈 空際光明偷列缺 碧霄
姜尚 夢中經濟待文王

珩堅笑道：「文王對列缺，真不容易呢！這個好處在一個偷字。」碧霄道：「你看鵲橋怎麼對王羲之？」素秋看了念道：

鵲橋 三匝排空疑雁齒 秀蘭
王羲之 一窗坐暖寫鵝經

素秋道：「秀姑娘的心思，真是蟻穿九曲了。」佩纒笑道：「但是這經字，對不過齒字。齒字形體門，經是文學門。」燕卿笑道：「他們經學先生謂之通經，我們每月的月經轉來，也是通經，可見他們通的就是我的經。這麼說起這個經字，也是形體門了。」說得珊寶、韻蘭、秀蘭、幼青、佩纒、文玉幾個人都笑了，素秋罵：「他刻毒！」燕卿道：「我罵的還算好呢！我看現在的經學甚少，連我們的經還通不上來呢！」說著碧霄又看下面的詩鐘道：

簾波 湘影絲搖秋瑟瑟 萱宜
張君瑞 佩聲夜待月遲遲

養由基 百步眼光功貫蝨 雪貞
寡婦

十分心事夢驚鴛
蒲劍 出匣曾被芒作伴 幼青

屈原 問天難訴怨深深
佩纒道：「匣字對天字總不合，出匣何不對斲地呢？」幼青笑道：「改得真好，我明兒送門生貼子過來。」說著又看下面的

道：

琴 儂心宛轉通司馬 珊寶
百里奚 俗諺荒唐說食牛
珩堅、素秋笑道：「司馬對食牛，真是玲瓏七竅，虧他想出來的。」佩纒點頭道：「本來應該如此對法。」於是又看下面乃文玉、蓮因、月仙、佩纒四人的詩云：

火輪船 海上鯨波飛一艦 文玉
梁夫人 軍中鼙鼓警三通

邯鄲枕 入夢遊仙徵幻化 蓮因
鄭康成 解詩點婢效聰明

薛夜來 針穿一線能傳巧 月仙
臘八粥 米和雙弓當御冬

橄欖 吳都賦物曾沿左 佩纒
李白 荊郡陳書願識韓

幼青道：「左對韓字，真是天造地設，怪道他要議論人對得不工呢！」說著只見凌霄差著人過來，說：「柔姑娘病勢仍舊這樣，俊官也不來了。姑娘們的對都看了，他擬了兩個，說草率得很，請姑娘替他改罷。」遂把一個字條兒交給碧霄，韻蘭道：「我把我們的看完了，再看他的。」於是又將下面這個看道：

司馬遷 千秋氣壯龍門筆
桂花 一抹香分兔窟枝

趙飛燕 楚楚舞完嬌費力 佩纒
雞毛帚 譙譙談罷淨無塵

珩堅笑道：「佩纒姑娘原來有兼人之技，做了兩個，畢竟才氣不凡。」佩纒道：「我們看柔姑娘的罷！」碧霄攤籌看道：

碧筒杯 金莖涼吸三升酒
曹植 彩筆豪稱八斗才

溺盆 仰承俯注佳人澤
杜麗娘 夢想神遊倩女魂

韻蘭、珊寶看了，掩口而笑，燕卿也吃吃笑道：「只仰承俯注四字，把這個情形活畫出來了。」雙瓊、雪貞看了，兩人的面上微微紅起來，芻芳道：「金莖一聯，真是絕筆呢！」說著只見蘭生進來，眾人大家招呼，蘭生笑道：「你們如此快樂，作什麼呢？」眾人笑道：「你來遲了，我們做詩鐘。」一面佩纒把詩鐘給蘭生看。

此時天色已夜，佩纒方點起紅燭十幾對，插在菊外，這些菊花的碎影映在彩牆上，分外好看。韻蘭乃排了便席，隨意說笑吃喝，直鬧到半夜方止，各人也次第歸家。次日九月二十七，秋鶴生誕。韻蘭替他慶賀，除蕭雲、友梅、介侯男客外，女客不過園中幾位，都到彩蓮船相聚。一早秋鶴先到韻蘭處道謝，佩纒笑道：「做生日也極平常，反來謝起來了。」秋鶴道：「蒙你姑娘如此青眼，我這身子都是你姑娘的了，還有什麼說的？」說著眼圈兒紅了，韻蘭看他感恩之色，流露言表，心中自是感動。因笑道：「你快先去罷，叫人把延秋樹收拾收拾。前天玢堅姑娘送你的十八幅羅漢像，可先掛起來，大家好來賞識。我們恐怕要吃午飯才能來呢！」秋鶴聽了便走了。到了午後，客人漸到，男客在彩蓮船，女客在延秋樹。先吃了面，隨意坐起說笑，看這羅漢，果然畫得又別緻，又精神。韻蘭道：「羅漢之說，我聽秋鶴說過，大約是印度的古典。」湘君道：「羅漢只有十六，並無十八。十八尊之說，是俗例也。」碧霄道：「你深通內典，能舉十六尊的名字麼？」湘君道：「可惜柔仙妹妹病不能來，他連每人的生身地址事業，都知道的。我但知道大略，或言是十二個強盜，或言是經商之人。據釋典云，佛茄梵般涅■時，以無上法囑付十六阿羅漢，《東坡集》裡有十八羅漢贊。後二尊，一曰慶友，一曰賓頭盧。然賓頭盧即是盧度盧，其名實重複也。今考各羅漢的名，第一位，阿迦阿達機尊者，第二阿資答尊者，第三拔納須尊者，第四嘎禮嘎尊者，第五拔里里連答刺尊者，第六拔哈達喇尊者，第七嘎納嘎尊者，第八拔哈喇■雜尊者，第九拔嘎沽拉尊者，第十喇呼拉尊者，第十一租查巴納塔嘎尊者，十二畢那植拔哈喇■雜尊者，十三巴納塔嘎尊者，十四納阿噶塞納尊者，十五鍋巴嘎尊者，十六阿必達尊者，共十六尊。另外有降龍伏虎二尊，降龍名夏沙鴉巴尊者，伏虎名納達密答喇尊者，湊成十八尊。唐·貫休和尚曾畫十六應真像，載在宣和畫譜中。」蓮因道：「不差，我在杭州因聖寺見過，筆意實在奇特呢！」佩纒道：「四金剛有名字麼？」文玉道：「封神傳載得明明白白，有水火琵琶、混元傘、花狐貂、攝魂劍是魔家四將，你沒見麼？」湘君笑道：「這是世俗的妄說，佛教都稱他是天王的。阿含經上載東方天王名多羅嚙，領乾闥婆，及毗舍■神將，護弗婆提人；南方天王名毗琉璃，領鳩盤荼，及薛荔神將，護閻浮提人；西方天王名毗留博義，領一切諸龍，及富單那，護瞿那尼人；北方天王名毗沙王，領夜義羅刹將，護鬱單越人，所謂金剛者，因他所執的杵，故有這個稱呼。俗稱執劍的為風，執琵琶的為調，執傘的為雨，執蛇的為順，因名風調雨順。但這蛇並不是蛇，也不是貂，其實是蜃也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他信這個，便有這些原原本本的考據，我就不信。這些名字，先就佶屈聱牙的了。」只見秋鶴過來笑道：「時候還早，各位姑娘何不玩玩牌呢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想抽頭麼？你要我們賭，你去取牌來！」秋鶴笑道：「我到姑娘那裡取去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倒便宜，借我之賭具，你自己抽頭！」秋鶴也不理會，便走了。少頃果然取來。於是韻蘭、佩纒、幼青、碧霄，看寧波的麻雀和牌；湘君、蓮因、芻芳、珊寶，看蘇州的二十四倍頭碰和銅旗牌；秀蘭、舜華、凌霄、文玉，玩崇明五會頭麼六、獨腳王、四六封王的。韻蘭桌上，佩纒取了四白四發，只等下家碧霄一張九萬。豈知九萬鬥出來，給幼青和了去，佩纒遂直立起來說道：「可惜，否則你們碼籌都要完了。」那邊湘君和了一副天官立直斷、磕碰七不同、斷長斷、五子七倍頭，二千四百餘副，三個人都輸完了。這文玉三個人，一個看望。文玉桌上一張四六蝶牌，與梅花相會，梅花已經敲了三張了，不過桌上一張蝶四六手口一張花牛頭五六。若是五六來便會頭宕，二千五百六十副，豈知被舜華和了，文玉也嚷起來，一算反輸十回碼子。時候已是上燈，遂大家罷賭坐席，秋鶴來一一的敬酒，於是猜枚行令。到十點多鐘方散，轉瞬是玢堅到芝仙任上，大家又餞別了一回。碧霄即日亦要搬，因掛念柔仙，約了韻蘭、湘君來看他，並且告別。未知若何，且看下回。